

一圈山 一圈水

王晓莉

的倚靠。位于永修与武宁两县之间的柘林水库名声在外,我当然要拜访。老江西人没有不知道柘林水库的。它是长江中游鄱阳湖流域的大型峡谷型水库,以发电为主,兼有防洪、灌溉、水产、水运等综合效益。在永修县宁静的山谷里,几幢朴素的红砖房伫立,乍一看还以为只是普通居所。实际上这里便是柘林灌区的渠首电站,因地处柘林灌区总干渠道的渠首而得名。一渠之首,可知其地位的重要。在电站房内,我遇到了一位已在这里工作近四十年的老员工,还有一两年他就将退休了。他对渠首电站了如指掌,详尽的介绍令人惊叹。我又和一名刚从水利专业院校毕业的大学生聊了几句。他还有些腼腆,但从言语中可看出,对这份工作已经非常投入。他们告诉我,电站内原有两台装机容量为六百五十千瓦的机组。2014年列入国家增效扩容项目后,电站装机容量改造为一台一千千瓦、一台七百五十千瓦。眼下是春灌关键期,因而机房内日夜繁忙,员工们都采取四班三转制。机房内机器轰鸣不止,我们连说话也要扯着嗓门。

出机房,我走到不远的地方回首看电站。只见竹林掩映的砖房房顶上,一行字十分醒目——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。这行字,可不普通。渠首电站建成于1979年,它稳稳地写在墙上已经四十五年,见证着渠首电站的发展。从那颇有年代感的字迹里,我仿佛看到了四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水利工作者的身影。不同时代,条件有差异,以前远比现在艰难,但一腔热血一腔激情却是每一代水利人的共通之处。春天的阳光像金线一般,给万物镀金。那字迹也在发亮。我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很久,并拍照留下纪念。

我又拿出手机查辞典,寻找关于“渠”的解释:“渠,水所居”,《说文解字》中有这样美妙而形象的注释的。

确,为了更科学、更合理、更长久地利用水,人们给水建造了居所。眼前的柘林水库和渠首电站,正是用于留存、收纳水,利用和管理水。而水库人,当然就是管理水之居所的人。

说到柘林水库,还有一点花絮不能不说。那便是柘林水库的鱼出了名的好吃。水库滋养的各种鱼,多年来惠及方圆几百公里的居民,惠及我所生活的省会南昌。记得年少时,父母每每把从这里出来的鱼端上家里的餐桌,一定会添补一句:“柘林水库的鱼。”我们常吃到的柘林水库的鱼多是雄鱼、鳊鱼等。我后来才知道,端上餐桌的只不过是其中少数几种,实际上柘林水库鱼种类繁多,白鱼、鳊鱼、鲫鱼……如果开目录的话,也许要列上几页。近些年,柘林水库又与附近的云居山一起,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西区,并且有了一个新的称呼——庐山以西的“海”,形象地展示出这一带山岳景观与湖岛风光的相融合。

其实,不仅是柘林水库,我所走过的每一处水库,风光都是极为宜人的。云山灌区干渠是永修县云山水库枢纽配套工程,服务于滩溪镇、立新乡、云山集团以及安义县新民乡这一带。干渠全长十八公里多,有效灌溉面积达四万多亩。站在灌区大堤上,只见天地静谧,脚下水波不兴,水中几处小岛,像盆景般精致可爱。几个女孩在美前景前兴奋不已,她们奔跑、拍照,让人感受到岁月的静好。实际上,在云山水库修成之前,永修境内的龙安河,每逢暴雨,便洪水泛滥。过去有歌谣说:“新坡堰里水长流,旱不浇田涝减收;十年九旱人受苦,山洪暴发灾民忧。”这首歌谣简短却触目。我仿佛能够在旧时光留下的剪影册里,清晰地看见龙安河肆虐沿岸,看见洪水吞噬岸边的民居、牲畜、稻梁和草木。“1958年10月,在多方努力下,云山水库工程开工建设。永修县调动三

千多人加入建设大军。”云山灌区的管理人员,首先这样向我介绍云山水库建设的缘起。阳光照在他的脸上,他的眼中透出水库人的质朴与专注。接着他又回到灌区的介绍上,告诉我:“灌区没建成前,如果遇到伏秋连旱,这个灌区内树木干枯,农作物受灾严重。灌区建设好之后,这些现象大有改观,和非灌区形成明显差别。1978年、2022年连续干旱一百多天,云山灌区受旱灾影响都很小,旱涝保收的效果十分明显。”这一段话虽是概括性的,却像一根长长的绳索。当我用力拽住这绳索时,牵扯而出的是一帧帧电影般的画面。在这些画面里,我看到了过往岁月的天灾,看到人在天灾里遭受的损失与伤害。但我更为清晰看见的,是人如何运用知识和智慧,运用勇气和毅力,趋利避害,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的那一份大无畏的努力。

于云山灌区获得的这些画面,其实在我行走的另外几座水库都能找到。那几天天气甚好,春阳宜人。远望着那些看上去宁静祥和的水,我不想到的还有“水”这一本体。我们所过之处,但见地势低平水低平,地势高拔水高拔,水随物赋形的本领真是非常高强。水又是利万物而不争的典范。水清洁万物、灌溉万物,既可存蓄也可释放。蓄水时,它安静居留水库;灌溉时,它喷涌而出,益于农田与农人;泄洪的时候,它又毫不犹豫地离开居所,去往大江大河。

这个春天,我沿着水的脉络走,顺着水的方向看,深深体会到在人类文化长河中,“水文化”这一支分流如何熠熠闪光。而我们所走过的那一个个水库,就像一面面镜子,镶嵌在大地上、群山中。山和水,构成赣鄱大地的秀美版图。一年四季,水库调节天然,收纳不均,担负枢纽之责,服务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



我与一座城

上世纪90年代初,我从农村老家来到石家庄,开启了大学生活。学校在北郊,周围都是农田和果园,交通很不便。去市里买东西时,常有同学调侃:进“庄”去喽!

后来我才知道,石家庄建市的历史很短,1968年才成为河北省省会。当时我没打算留在这里工作。只是没料到,多年后,我会在这座城市工作、生活,并与这里结下深厚的感情,甚至为其自豪。回想起来,我渐渐爱上这座城市的过程,与几座桥有关。

大二那年春天,班里同学纷纷组织去春游。同宿舍的一名同学是石家庄本地人,一天,他有些神秘地对我们说:咱去个他们没去过的地方!

周日一早,我们几个小伙伴骑着借来的“二八大杠”,从学校出发,一路拐来拐去,终于在几个小时后,来到了一座石桥下。沧桑厚重,恢宏大气,这座桥给人的感觉很不一般,石刻虽然已不太清晰,但精美传神。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,更是让我们流连忘返。

这座桥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之一——大名鼎鼎的赵州桥,由隋朝李春设计建造,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。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《中国石拱桥》中重点介绍了赵州桥,后来语文课本里节选了这篇文章。这座桥让我对石家庄刮目相看,感受到这个城市厚重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底蕴。

大学毕业后,我选择到邢台的一家国有大型冶金企业工作。八年后,因为一个机会,我调到了石家庄工作。一天,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——市里要为一座已建成的高架桥征集名字,这座桥在石家庄市中心,具有标志性意义,广受社会关注。

看到这则消息,我激情四溢,连夜写了一封建议信。寄出后,也没放在心上,就忙其他事去了。

没想到,两三个月后,突然收到了一个电话,让我去领奖!原来,我提议的“建和桥”这个名字,既有大桥所处的地理位置——建设大街与和平路两条路交汇的涵义,又与建设和谐社会理念契合。评委们一致认为,大桥就采用这个名字。我也因此得到了证

石家庄的桥

王保中

书和奖励。

真是一个惊喜!这件事让我热血沸腾,从心底爱上了这座包容开放的城市。后来,我会经常去看看那座加快了城市发展节奏的桥,在桥上开车,桥下漫步,心中洋溢着自豪与快乐。从此,我也爱上了写作,更自信地开始了文学创作。

时光如水,十多年时间如同弹指一挥间。这些年里,我在工作上不断努力,对写作的热爱不止,勤耕不辍,与这座年轻的城市一起成长。每当和别人说起这座城的变化,自己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,内心都有一种幸福感。当年大学时的同学,也有五六个来到石家庄落户。就在这个时候,我又在这座城里遇见了两座新大桥,立刻喜欢上了这两座桥。

这两座桥,都在新开通的石家庄复兴大街上。这条大街如一道长虹,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拉开了省会的框架,高端大气,颜值满满。北边,连接市区与美丽正定古城的是滹沱河特大桥,中间的主塔高高耸立,桥身、主塔和造型独特的斜拉索,与蓝天、大河共同构成一幅雄壮优美的画卷。南边,通向赵州桥的泊水公园特大桥,主桥造型来源于凌波飞虹。夜幕降临,在变幻的灯光映衬下,大桥将传统典雅与现代新颖完美结合。这一北一南两座桥,如同城市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,微笑着迎送各地来宾;又如城市的双臂,热情地拥抱新老朋友。

这两座桥通车后,很快成为全城的新地标,迅速点燃了石家庄人的激情,人们纷纷去桥上“打卡”。看到手机里朋友们分享的照片和视频,我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约上几位朋友开车来到大桥。大桥飞架的崭新画卷,新科技的强劲脉搏,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,迎面而来。

我也更加深深地爱上石家庄。桥,也让石家庄更加知名、厚重,更加快捷、现代,城市更美丽,人们更自信、更幸福。

树、欢歌。见有人靠近,便一哄而散,飞向远处或是附近的树林里。

小区的鸟,俨然已成为我心心念念的小精灵。每次在小区里散步,我都要循着鸟声去探寻。除了分享它们的欢歌笑语和各种有趣的表演,还希望能找到它们的窝,看看窝里的鸟蛋或是那些靠父母抚养的幼鸟。但奇怪的是,我认真而细心地找了好久,几乎每个树丛都去搜索过,除了在两棵桂花树的树杈上发现过空巢外,再没有见到过另外的鸟巢。我只能凭着儿时在乡村生活的经验去猜想,小区的鸟巢,应该设在常绿灌木和乔木的最隐蔽处,也许在树洞里,也可能在建筑物的空隙里,或是在隐蔽的地洞里。尽管没有发现鸟的巢穴,但是看到它们生活得轻松自在,我的内心依然欣慰。

我已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些小精灵,真希望它们永远无忧无虑地在这里繁衍生息。因为它们的欢快,给窗内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情趣。



大地有石

李万军

小的用来烧石灰,大的用来凿方石。最后,用石灰拌浆勾缝,把方石垒起来,在房顶盖上以石做的瓦。现在,虽然墙体用的是水泥砖,打顶用的是水泥和沙,但也离不开石头。

与家乡毗邻的镇宁县有个石头寨,那里是由石头组成的家园,全寨两百多户村民住的房子全是木石结构。房屋四周以石砌墙,房顶以片石为瓦。院落的墙垣,寨中的甬道,村前的小桥,田地的堡坎,都用石头修筑。家中碓、磨、钵、槽、缸等用具,也是用石做成。好一个石头的世界。

我打小就和石头很亲近。儿时读书坐的凳子是石头,家里做饭的灶也用石头支垫,门前的庭院几乎都用石头铺成。出家门,进山的小路,也一块石头铺就。周末或假期,我与小伙伴们踏石而行,到屋后的山上割草放牛,常以石为马,骑石玩耍;或以石为屏,玩捉迷藏;又以光滑的石板为底,用尖细的石头当笔,写字画画。天热,我们躺在石板上枕着石头做梦,光滑的石头给我们无限的清凉。雨天,我们在石下避雨,无论下多大的雨,有石头挡着,心都不慌张。

印象中,老家寨子后是一个很大的山梁,山梁后是一条很长的冲子,冲子后是绵延的大山。遇有暴雨,山上的水会聚到冲子怒吼而下。要不是山梁上那一层层石头挡着,我们的小村早已无存。

后来,我调到城里工作,离老家远了,但对石头亲近感不减。到了周末和假期时,我喜欢到周边的地方去看那些奇山奇石。比如织金的打鸡洞,那里也是石头组成的世界。我去过两次,洞内自然形成的钟乳石千姿百态,令人百看不厌。

石头,站可顶天立地,为人类遮风挡雨,为万物提供庇护;碎可为人间铺路。石头自身坚硬如铁,其意志更坚不可摧。它不怕风吹、不怕日晒、不怕雨淋、不怕冰冻、不怕刀砍,无论在什么环境下,都始终保有一颗坚定的心。

大地有石。人类常与石为伴。无论山有多高,路有多远,房有多大,只要有石为基,便踏实安然。



▲中国画《湖滨山居》,作者黄宾虹,中国美术馆藏。

“叽咯!叽咯!叽咯!”“嘻嘻哇!嘻嘻哇!”……这样的声音,银铃般地摇荡,牧笛样地吹起,婉转式地荡漾,抑或是孤音,抑或是和鸣,在小区里穿透着,飘散着。

早晨,我的睡梦总要被这些或悠长或短促、或清脆或浑厚、或嘹亮或低回的声音所唤醒,从而开启新的一天。白天,我在家里看书、上网时,也总有这样的声音在窗外或深或浅地嘈嘈杂杂。只有在到了晚上,这声音才会神奇地销声匿迹。

小区里,除了高高矮矮的楼栋和人行步道外,就是满眼的树林和绿植花卉。这些树,高者盖过了四五层楼,矮者也有数米高。它们郁郁葱葱地排列着、交织着,把楼栋间的人行道也遮成了林阴道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有的的是吃的东西,有的是建巢的地方,有的是活动空间,因此,鸟类繁多,并不断地繁衍生息,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。

小区里的鸟,早已撩发出我满心的好奇。只要在小区里,我总要抽空出门去探探它们的踪迹。

我发现,大一点的,主要是黑色的鸟。它们能飞到上百米高。那滑行的样子十分轻盈,双翅展得平而宽,尾巴像一把张开的剪刀。飞行时,双翅扑腾

扑腾,尾巴一翘一翘。它们落地的方式多是猝不及防地俯冲,目的是捕捉和啄食,动作很敏捷。到了休息的时候,便飞到高高的树枝上,脚立枝头,举头收翼,不时地转动着头,左瞧瞧,右看看,左呼右唤。

中等大小的鸟,一般是燕子般大

过程中,它们双足齐步地跳跃来跳跃去。见到有人到来,三米之外,往往还是若无其事,可若是突破这个距离,它们便敏捷地飞散开去,不是飞到更远处,就是飞上树梢。

而那些小一点的鸟儿,多是麻雀类,颜色或是棕色,或是黄色,或是栗

小区树木间的鸟

肖凌之

小,羽毛的颜色多种多样。它们飞的高度要低一些,栖息的地方也多半是那些中等高度的树木枝丫。在没有寻食的时候,它们要么成双成对,要么成群结队,在树林中你追我赶,在树枝上停停站站,互相呼来唤去,好不优哉游哉。它们梳妆打扮的方式很有意思,抖动着身姿,把翅膀展开来,把尾巴摇几摇,然后便俯首用小小的尖嘴在身上这儿啄啄,那儿啄啄。落地时,它们多半是落在草丛中,有时也落在人行道或是住户的阳台上,寻觅可口的食粮。在寻食的

色,并夹杂着白色斑纹,体长十到二十厘米。它们生性活泼,适应力强,一般在地上、草丛里及灌木丛中觅食,行走时也是轻捷地齐足跳动。它们的嘴不像大一点的鸟和中等大小的鸟那样尖长,显得短粗而强壮,呈圆锥状,嘴峰稍曲。哪里有种子、谷粒、果实、草籽和各种各样的小虫,哪里就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。它们连续飞行的距离大概也就五十米,但飞行的速度却像飞机一样快,常在我的视野里一晃而过,稍纵即逝。它们喜欢群体飞行、落地、寻食、钻

